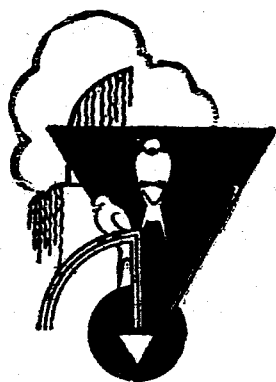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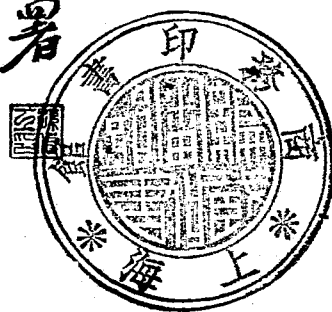


寶贈

梅痕女士著



梅痕署



大華圖書供應社刊行

前序

梅痕底處女詩集夢痕將要出版，要我在卷首說幾句話作爲序言。

梅痕是一位新進的青年女作家。她嗜好文藝，兼能繪畫。茲編雖然是她對於詩歌的嘗試之作，然其詞情溫潤，固已獨樹作風，讀者自能感到，不必待我贅言介紹哩！

顧所謂『夢痕』係女士一段傷心的夢的痕迹，其感喟悲傷實有足感人者，豈得無言以發其誠心？

原來「愛」「取」「有」雖爲佛家十八界中物。但人非盡聖，孰能超脫清淨？於所欲境既產生愛戀，於五



塵境既用心追求，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因果不忘，貫穿「愛」「取」「有」於一氣，雖欲不陷於「執着」，亦不可得哩。因「執」成痴，因痴成夢，因夢而顛倒迷離，而慨喟悲傷，這是必然之勢。人非盡聖，孰能超脫乎此？！

所最能感人不忘者「人間苦」人盡能言之，而未必能知之；「人間夢」無人不曾經歷過，而未必盡人能發之。梅痕能深知道人間之苦，又能盡發人間之夢，且留人間所不能留的痕迹。這在渾渾噩噩過着浮泛的人生的，人看了不知怎樣？有心人固不能不爲之怦然而動於中。

莊子有言：『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

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梅痕蓋亦是大覺者流，否則其何能自視爲夢，自銘爲夢若是？』

觀夢痕底結末云：

「唉！」

醒不了的夢痕重重疊疊，

竟永遠牽繞我這稚弱的靈魂！」

梅痕似乎是痴於情而酣於夢者，但我們一讀其夜泣：

「聰明的姑娘啊！

愛情原是一時的閃光，

永不會地老天荒！

你何須徬徨悵悵？

你何須悵悵悵涼？

這原是剎那的曇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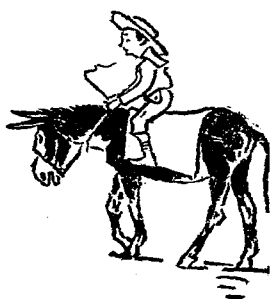
這原是長夜的夢幻！」

不能不恍然了悟梅痕對於人生認識之深，自具有一種苦心深味。是蓋且能於夢之中求大覺者，實超出於莊子底「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總之：這種苦心深味，已淚點斑斑血跡模糊地表現在字裏行間了，集中實例豈祇一二！凡讀過這集子而深有領會的人，想都能言之。但如果讀了這集子，只輕輕然求之於字句形式，不能探討其中的生命，領悟其中的

靈魂，是蓋買珠貴櫃者流，粗淺如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五日偃工



後序

這集原名夢痕我曾爲作序其端已在神州國光社出版因版方排好遽毀於閨北一二八之役今故收歸重行刪改一次又加入她和我旅居在日本西京時所作生命之花以下十餘首而易以今名遺贈

這集底體裁大體是抒情詩關於抒情詩底種類原有觸興感境及冥想三種但梅痕這集所包含的題材只限於感境這是少年詩人常有的傾向尤其是女作家如果對於某種境地有所深迷時就會發爲吟咏其感情底傾瀉有如山洪之暴發又如河水之奔流浩浩蕩蕩橫無際涯幾乎不可收拾

感境詩底可貴原也在此

梅痕底詩在這一點可算是到了極處質言之就是關於感情底傾瀉可算是奔放到極點可算是盡了抒情詩底能事了

至於說到古風技巧原因作者個性不同不可一概繩之以規法惟梅痕爲人率性真摯故其作風恰如其人濃厚的溫暖的色彩之中稍帶一種細小的心靈之感其中如生命之花刹那遺贈等篇含有一種深純的異國情調實是這集子底生命所在靈魂所在置之現代的抒情詩中實無愧色哩

我深覺着人生枯燥感情貧乏的現代中國梅痕這集子底出版很有必要故爲之鄭重詳說於斯以作爲這集子底後序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日僱工

遺贈目次

前序	一
後序	一
祈禱(一)代序	一
祈禱(二)	四
夜泣	八
梨花	一一
涼夜	一三
靈魂	一四
人生的不幸	一五
昨夜的夢	一七
點滴	一九

綠箋	二二
夢痕	二六
呻吟	四五
我寫點什麼給你	四八
神祕	五一
玫瑰	五三
美麗的錦章	五五
綠衣人	五八
剎那的情緒	六一
心海底平靜	六三
浪花	六五
情緒	六七

一顆心·····	六九
多情的朋友·····	七〇
絲絲的情意·····	七一
秋 問·····	七三
我底心呀·····	七六
無 題(一)·····	七七
無 題(二)·····	七九
殘 荷·····	八〇
生命之花·····	八一
重 見·····	八三
愛之力·····	八五
崇高的典型·····	八六

剎那	八七
幻影	八九
小詩	九一
低訴	九四
小詩	九六
秋意	九八
遺贈	一〇〇

剎那	八七
幻影	八九
小詩	九一
低訴	九四
小詩	九六
秋意	九八
遺贈	一〇〇

你底溫靄的容顏就顯現在我前面！

我底B 嚟！心愛的我主嚟！

我曾經追求你，飛上縹渺的雲端！

我曾經奔逐你，到了浩蕩的海涯！

我曾經欣慕你，耗了玲瓏的心境！

我曾經牽繫你，用了不斷的情絲！

我底B 嚟！心愛的我主嚟！

你聽我底呼求吧！

你是萬能，你有萬有，

難道你還不能容許一渺小的我麼？

我希求你寬恕我！

我希求你赦宥我！

允許我進你底園林，儘量賞鑑你底花朵！

允許我做你底園丁，專心看守你底果實！

我底B 嚟！心愛的我主嚟！

你聽我底呼求吧！阿們！

十九年十月十九號

祈禱 (二)

B 啊！我底崇高的救主啊！

我曾經呼喊你千聲萬聲，

我曾經追求你千回萬回；

然而——

你底回響還是在無邊的天際！

你底姿容還是在縹渺的雲間！

B 啊！我底崇高的救主啊！

我曾經獻給你我純厚的熱情，

我曾經獻給你我聖潔的心靈；

然而——然而——

你猶在上界徘徊不肯與我親近！
你猶在上界悠遊不肯惠然降臨！

B 啊！我底崇高的救主啊！

我底呼喊的聲音已爲你嘶啞了！

我底生命的泉水已爲你傾盡了！

你此刻還不來救我

你要等待何時呢？

B 啊！我底崇高的救主啊！

你想像下界的我，

倘若變成骷髏橫陳在你前面的時候，

那是人間怎樣悲慘的運命呀！

B 啊！我底崇高的救主啊！

我虔誠地希求你，

在你美麗的世界中，這種悲慘永不實現！

我虔誠地希求你，

用了你底慈悲，你底偉大，

把這人間的運命挽回，

把我從這悲慘中救出！阿們！

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夜 泣

芳麗的姑娘啊！

你鎮日在此地悲啼，

芳草爲你淒迷，

宿鳥爲你驚飛。

這乍冷未涼的天氣，

暮靄蒼茫的夜裏。

你瘦弱的嬌軀，

怎禁得起？

四圍翠繞中的一座新墳，

長眠的是否你底愛人？

要是你底愛人，

你啊！切莫悲鳴，

因爲他底靈魂，

要爲你涕零！

聰明的姑娘啊！

愛情原是一時的閃光，

永不會地老天荒！

你何須徬徨悵悵？

你何須悵悵悵涼？

這原是剎那的曇花！
這原是長夜的夢幻！

十八年八月十九號

梨花

蔚藍的晴空，

一剎時顏色變更！

朵朵的烏雲，

送來了急雨陣陣。

可憐花臺上的梨花，

珊珊瘦骨，

似這樣的摧殘，怎禁？

一會兒，

牠竟淒淒愴愴！

紛紛飄落在——
雨濕泥濘的地上。
愛花成癖的我——
對此怎不感傷？！

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早

涼夜

涼夜夢回的枕上，

我底心呀！

被四壁的蟲聲搗碎了！

十八年十月十六號

靈魂

上帝啊！

請把我底靈魂，

放進他底軀殼，

讓他把我底心情探索！

不然啊！

請把他底靈魂，

放進我底軀殼；

讓我把他底心情捉摸！

十八年十月十六號

人生的不幸

我原知：

你我的交情，

是人生底不幸！

然而啊！

彼此的靈魂，

已牽引得緊緊！

你對我雖是冷冷，

然而啊！

我覺得你比昔日更鍾情。

只看你敏銳的眼睛，

我已知道你胸中的苦悶！

啊！我原知，

你我的交情

是人生底不幸。

然而啊！

彼此的靈魂，

已牽引得緊緊！

啊！緊緊！

苦了我底心靈！

十八年十一月十二號

昨夜的夢

我夢見一對尋芳的蝴蝶，
在空中迴旋地飛舞翔逸。

牠倆穿過了波心，

牠倆飛過了茅亭；

波光水影中，

照見了翩翩的倩影。

哦！無窮的快樂，

哦！無限的歡欣。

對面有一個園林，

紅的，白的，紫的，黃的，
濃裝淡抹地賣弄輕盈。

牠倆爲追求美的實現，

匆匆地飛去；

猛不防樹上的蛛絲，

將牠倆雙雙的網住。

一隻勇敢地掙脫了！

一隻淒迷地幽困了！

啊！無窮的痛苦！

啊！無限的悲哀！

十八年十二月十二號

點 滴

點滴淒清，

點滴淒清，

哦！

這催人垂淚的聲音！

燈光，

慘淡淡慘淡淡而消暝；

人影，

軟綿綿軟綿綿而昏沉；

淚珠，

撲漱漱撲漱漱而不停。

哦！

這無限的離愁別恨！

思潮呀！

奔湧！

心緒呀！

朦朧！

哦！

這剪不斷的愁絲與恨絲！

哦！

這聽不慣的苦雨與淒風！

十九年二月七號苦雨夜作

綠箋

綠衣人，

頌來了無限的消息：

有慈母牽懷游子的哀音，

有弟妹姣嫩頑皮的口吻，

有親戚朋友的勉勵與慰問！

然而這些——

這些缺少蜜意與柔情。

我寂寞的心呀！

依然充塞了苦悶！

我昔日曾有個愛人，

他是怎樣地英俊！

又是怎樣地多情！

他的綠箋啊，

好似一幅細膩曲折的畫圖，

又好似一首纏綿悱惻的詩歌。

從他的綠箋裏，

我了解了人生的美麗；

從他的綠箋裏，

我感到了青年的意味！

總之，他已成爲我——

靈魂中歡喜的影子；

但是現在——

歡喜的影子消失了！

我底靈魂麻木了！

一切一切，

盡隨流水去了！

祇因——

祇因社會的險惡與猙獰，

使得我倆不敢肆意親近！

他把愛情拿回去，

我把愛情收拾起！

淒迷地，各自分飛！

從茲後，消息沉沉！

鎖日價，情思昏昏！

何日再讀如詩如畫的綠箋，

何日再見歡樂的影子，

投入我枯寂的心靈！

十九年五月一號病中作

夢 痕

我曾經做了一個夢，
我夢見我和幾個同伴，
坐在碧水的湖濱，
望着隱隱的青山，
眺着遠遠的帆影
你紆徐地走到了我底身傍，
溫存地和我寒暄，
你問了我底姓名，
你問了我的籍貫，
你又通了許多敬慕我底情愫

我被你底殷勤所襲迷醉了！

我曾經做了一個夢，

我夢見我和幾個同伴，

在夕陽初下的黃昏，

皎潔的月兒剛正東升，

我們坐在綠柳的樹蔭，

靜悄悄地描畫那朦朧的晚景。

你蹣跚地走到了我底跟前

你默默地欣賞了我底畫景，

臨去時，你又誠懇地指正了我，

我被你底忠誠所襲迷醉了！

我曾經做了一個夢，

我夢見你穿了一件蔚藍的西裝，
你丰度翩翩的

站在滿噴着桂花香氣的教室裏，

你展着英俊的雙瞳，

注視着一個石膏模型，

一會兒，

你雪白的畫紙上，

已染上了黑色而流麗的曲線，

一位美麗的小天使，
已活現在你底眼前，
她含着深深的酒窩，
向你默默地微笑了！
我被你底聰明所襲迷醉了！

我曾經做了一個夢，
我夢見你贈給我一首美麗的詩歌：
『當我痴念你時，
不曾顧忌到一切，
恨不得立刻去看你。』

姑娘啊！

你芳麗的容顏，

在無關情的眼中，

自不會疑作西施。

但我一見了你，

祇是朦朧的一瞥，

已消逝了我第二次回眸的勇氣

我終究不敢向人說，

我是鍾情於你。

也不敢嚴格地對你表示，

我是真摯地愛你。

不過你要知道：

我並不是並不是——

喜歡你輕盈的體態，

也不是愛你底窈窕，

因為這是時間的過影，

匆匆的歲月要催着青春歸去；

只有你底心你底情，

才能縮住我底靈魂

姑娘啊！

你愛我不？

姑娘啊！

你看我不？」

我被你底熱情所襲迷醉了！

我曾經做了一個夢，

我夢見你分明地對我說：

「碧呀！

我也曾有過妙齡的女郎向我獻殷勤，

碧呀！

我也曾有過嬌美的姑娘向我進溫存，

然而這些——

這些啊！

總引不起我底熱戀與狂情。

自從——

自從一見了你底天真；

自從——

自從一見了你底聰明，

我底一顆稚弱的心兒啊！

終朝爲你馳騁！——

我被你底真情所襲迷醉了！

我曾經做了一個夢，

我夢見你爲我畫了一幅圖畫，

書裏有一位美麗的天使，
她底足傍跪着一位英俊的青年，
兩手托着一隻白玉的盆子，
盆內安放着一顆鮮紅紅的心兒，
你說：

「這是象徵你已剖開了摯熱的胸襟，
取出了赤裸裸的心兒，
虔誠地來掬獻給我，
表示你愛我底深情。」
我被你底天才所襲迷醉了！

我曾經做了一個夢，

我夢見你抄着一首歌德的詩來給我看，

維特與綠蒂

詩上分明寫着：

『青年男子，

誰個不善鍾情？

妙齡女人，

誰個不善懷春？

這是我們人性中至聖至神！

啊，怎麼從此中會有慘痛的飛逝？」

你說：

「我明知玫瑰的刺是凶的，

但我爲了牠底美麗，

我甯願刺破了手！

我明知蓮子的心是苦的，

但我爲了牠底清香，

我甯願苦透了心！

碧呀！

我明知愛情是犧牲的，

但是爲了我摯愛的你呀！

我甯願嘗受一切的苦辛²！

我被你底狂戀所襲迷醉了！

我曾經做了一個夢，

我夢見朝輝吐出了光明，

我倆攜手到了一座美麗的園林，

我看見一羣羣的蜜蜂，

都繞着花飛；

我看見一隻隻的小鳥，

都覓着枝棲；

我看見一朵朵的白雪，

都找着碧波兒親吻；

我看見了可愛的你，

也來躺在我底懷裏。

我被你底甜蜜所襲迷醉了！

我曾經做了一個夢，

我夢見你踏着銀灰色的月光，
步上了寂寞荒涼的海濱。

秋蟲唧唧嚶嚶唱着淒切的哀音，
夜鶯悲悲切切啼着幽怨的歌聲。
你淒迷地對我說：

『碧呀！

我今從迷夢中覺醒了！

命運註定了，

我不能超越了禮教的重圍來愛你！

碧呀！

命運註定了，

我祇會虔誠地把前途的幸福來祝你！

我明知：

你愛我，我也愛你，

但我爲愛你，我不愿害你！

碧呀！

時光到了，

我們已踏上了危險的絕壁，

快懸崖勒馬吧！」

此刻，

月色幽冥，

風兒沉寂，

四周靜悄悄地，

只有一對可憐的人兒，

在太空中涕泣！

我被你底悲哀所襲迷醉了！

我曾經做了一個夢，

我夢見是一個白雪紛飛的早晨，

你冒着嚴寒踏着碎玉來找我，
我倆在一枝淒迷的枯柳樹下，
都默默地一聲兒不響。

最後，

你獻給我一塊淡霞色的手帕，
帕上題着一首字跡零亂的哀詩：

「昨夜我在夢中，

遙聽你一聲嘆息！

是否傷惜這不情的分離？

帕上斑斑淚跡，

是我生命的創傷！

現在贈給你我這珍貴的東西，
作別後相思的紀念！」

我被你底淒楚所襲迷醉了！

我曾經做了一個夢，

我夢見我獨自飄泊到了天涯，

我夢見我獨自流浪到了海角，

我渡過了重洋，

我越過了險嶺；

我受盡了無限的風波！

我嘗盡了無限的辛苦！

我顏色憔悴！

我形容枯槁！

我走不動了我生命的路程，

我躺在古墓傍哀唱這幻滅的人生！

當我哀歌唱完的時候，

我瞥見了你底容顏光臨，

我不覺含笑地逝去了！

唉！

醒不了的夢痕重重疊疊，

竟永遠縈繞着我這稚弱的靈魂！

十九年九月二十八號晚

呻吟

昨夜我在夢中呻吟，
看見了我摯愛的友人，
挾着鮮美的葡萄與杏仁，
殷勤地來獻給我；
要我把愁絲暫撇，
要我把憂懷暫泯！

我倆底心兒蘊結，
我深深地感激冷涕！
他含情地吻了我，

又悵然地向我訴說情意：

「命運註定了，我是個弱者！」

我不能反抗命運的壓迫來愛你！」

我倆正在相對泣訴，

猛不防門兒啟處；

走進了一個青年少婦

她含着猙獰的怒目，

死釘視着我，妒怒。

我倆一聲兒不響，

她也一聲兒不響，

大家的淚珠溼透了襟袖。

我含着辛酸的苦淚，

緊握着她柔美的素手，

虔誠地向她懺悔！

妒怒之神已遠離了人間！

愛美之神已充滿了胸臆！

十九年五月四號病中作

我寫點什麼給你

朋友！

我要寫點什麼給你呢？

我心上雖有千言萬語

然而命運註定了！

怎許我向你傾吐一句半句？

只有把如荼如火的熱情，

拋向那冷寂淒涼的海濱！

朋友！

我要寫點什麼給你呢？

我心上雖有無限相思，

然而命運註定了！

怎許我向你傾吐一分半分？

只有把無限的蜜意柔情，

拋向那冷寂淒涼的海濱！

朋友！

我今要寫點什麼給你呢？

我心裏想寫給你的，命運吩咐我不要寫；

我可以寫給你的，靈魂哀求我不要寫；

朋友啊！

我今只好獻給你一張白紙。

聰明的你呵！請自己去捉摸罷！

十九年五月四號病中作

神 秘

哦！

這般殷勤，款曲，溫存；

更那海誓山盟，輕抱蜜吻！

不過是靜水的池面，

被暖和的春風吹拂，泛起的波紋。

不過是閑散的碧空，

偶然受氣候的變化，暈起的煙雲。

愛情啊！

好似碧水的漣漪那樣地靈活！

又好似天際的雲霞那樣地飄忽！

又好似那美麗的蝴蝶，

在姹紫妍紅的花叢，

翩然地飛來，悄然地逸去！

那般的渺茫虛無。

哦！愛情，你底神秘，

哦！愛情，你底奧妙，

怎這樣撲朔迷離？

怎這樣飄搖恍惚？

十九年六月十五號清麗的早晨作

玫瑰

玫瑰！

記得我病時，

你精神正十分鮮豔；

你清麗的幽香，

慢步地渡入了我底心房。

啊！我愁損的病軀

幾度曾經你溫柔的撫慰，

我底愁病，不覺化爲烏有。

啊！玫瑰！

你這般輕憐蜜愛似水的柔情，

叫我怎生受？

你今呀！

已隨韶光匆匆地逝去！

但你一縷芳魂不知縹渺何處？

好不叫人輾轉寤寐！

我今惟有在此地深深祈禱！

盼明年春來時節，

你芳麗的容顏，再翩然惠臨塵世，

重溫我們昔日的綺夢！

十九年六月一號

美麗的錦章

哦！

錦章！

這美麗的錦章！

許是你別來的相思，

用血淚與情絲，

織染得這樣琳琅？

哦！

友人！

我摯愛的友人！

你這般如膠蜜意似水柔情；
叫我——怎生？

我祇好把這美麗的錦章，
連綴成一件維特式的衣裳，
緊緊地著在身上。

當曉風殘月薄暮黃昏，
我將徘徊在山涯水涯，
我將聽聆着風聲鳥聲；
把無限的相思，
託付於流水行雲！

你這般如膠蜜意似水柔情；

叫我——怎生？

我祇好把這美麗的錦章，

連綴成一件維特式的衣裳，

緊緊地著在身上。

當曉風殘月薄暮黃昏，

我將徘徊在山涯水涯，

我將聽聆着風聲鳥聲；

把無限的相思，

託付於流水行雲！

綠衣人

綠衣人，

啊！可愛的綠衣人！

你今日送來了珍貴的生命

我從今變咀咒爲祝福！

我從今化怨恨爲歡欣！

哦！哦！

我親愛的，親愛的小影！

你今已在我底身傍。

今晚呀！再無須夢裏追尋！

你含情欲笑的神氣，
你要言未語的口唇；
我早已猜透了你底心情。

哦！哦！

你這次的信中

聲聲地叫我「親愛的妹妹，妹妹！」

你底詞句呀！多美麗！多美麗！

彷彿那綠柳的樹叢翩舞的蝴蝶，

又好似閑散的晴空傲游的碧雲；

那般靜逸飄忽嫵娜輕盈！

哦！哦！

這般珠璣錦玉香甜的字句，
我將牠搗成粉碎和着醇酒；
在月明人靜的花前淺斟細咽！
沁入我稚弱的心靈深處，
永遠是我底所有，
啊！永遠是我底所有！

十九年八月七號午睡醒來作

刹那的情緒

哦！這一刹那猛來的情緒，

如飲了香醪，

如乾了醇酒。

撲朔迷離驚怖歡喜，

一齊迸向心頭腦際；

轉瞬又移上眉峯眼底。

只微微地一笑，

又默然無語。

哦！這一刹那猛來的情緒，

却又輕盈嫵娜，
慢步地踏上了飄渺的天空，
隨着蔚藍的行雲，
浮游到遠方去了！

十九年八月七號

心海底平靜

平靜！平靜！

悠悠地，默默地，平靜！

莫讓春風闖進你稚弱的心靈！

前進！前進！

輕輕地，悄悄地，前進！

快把你生命之泉，

灌注你藝術的園林！

直待！直待！

花滿枝，葉滿枝，果實滿枝，

虔誠地將牠摘採下來；

殷勤地去獻奉給——

愛你的人，

殷勤地去獻奉給——

你愛的人。

十九年八月二十號晨風飄搖中作

浪花

一片蔚藍的晴空

籠罩着霞色的波心；

一陣東來的長風，

激蕩起白簇簇的浪花；

江頭叢叢的小花小草，

含着輕盈的微笑，

向浪花招展舞蹈地說：

「多情的浪花呀！

請快飛濺過那頑石的身畔，

投入我們的懷中罷！」

十九年八月二十七號遊吳淞歸作

情 緒

情緒，

如柳絮一般，

一任風姨的佈弄，

在碧空中飄飄蕩蕩，

失掉了自己的主張，

啊！迷路的淒愴！

心靈啊！

請你把情緒捉住，

莫使牠一味地跟着風姨旋轉飛翔！

免到後來風姨去了，

牠如落葉一般地，

靜悄悄地躺在地上哀唱。

心靈道：

我原不許牠亂走亂奔，

可是牠終不肯聽我的叮嚀！

牠自甘墮落泥濘污損！

十九年九月一號

一顆心

一顆心，

早已赤裸裸地獻給了摯愛的友人。

現在是空空漠漠地，

一切不負了責任。

憑他是愛潮澎湃，

憑他是情濤洶湧；

但我枯寂的海中，

已掀不起半片波光，

已掀不起一絲浪影。

十九年九月一號

多情的朋友

多情的朋友呀！

如果你，真地愛我；

請莫把生命中的花兒，
種在沒有滋養的沙漠！

多情的朋友呀！

如果你，真地愛我；

請莫把心靈中的珠兒，
拋在難起波浪的大海！

多情的朋友呀！

如果你，真地愛我；
請莫把珍貴的精神，
消耗在渺茫的空閑！

多情的朋友呀！

如果你，真地愛我；
請莫把熱烈的感情，
輕丟在虛無的旋渦！

十九年九月二號

絲絲的情意

我仰望着蔚藍的晴空，

看一朵朵的行雲，

緩緩地向東方逝去。

行雲呵！我這絲絲的情意，

你可曾爲我帶去？

十九年九月一號

秋 問

秋，

來了，

挾着一陣陣的秋風，

攜着一絲絲的秋雨；

更孕滿着悲哀的秋思，

更豐盈着苦悶的秋情；

把山山水水，

收拾得冷冷清清！

把花花草草，

吹打得落落零零！

把蟲蟲鳥鳥，

驚嚇得哭哭啼啼！

把詩人柔軟的心情，

平添了無限慘淡的秋思，

平添了萬千淒迷的秋怨，

平添了許多惆悵的秋淚。

把詩人廣漠的心海呀！

擾得她波濤千頃！

把詩人柔弱的心海呀！

擾得她浪花澎湃！

竟日悲悲切切慘慘悽悽！

秋呀！

這算你降臨人間的禮物吧？

十九年九月二十二號苦雨之夕作

我底心呀

我底心呀！

被狂風撕碎了！

撕碎了，

化作片片的桃花，

隨風飄去了！

十九年九月五號夢中作

無 題 (一)

葉子，

綠了，黃了，枯了，凋零了！

花兒，

豔了，淡了，焦了，萎謝了！

是誰把牠們打扮得妖妖豔豔？

是誰把牠們裝飾得嬌嬌滴滴？

多情的春光，春雨與春風！

轉瞬間，

又是誰把牠們欺凌得啼啼哭哭？

又是誰把牠們摧殘得零零落落？

無情的秋光秋雨與秋風！

反正是，

熱鬧後卽是寂寞，

盛開後卽是飄零；

又何用多事的春風，

一會兒把牠們吹開？

又何用多事的秋風，

一會兒把牠們吹落？

十九年十月八號

無 題 (二)

雨點，

一滴滴地落在沉睡着的小湖裏，

湖水的好夢，

猛然被牠驚碎了！

淚珠，

一顆顆落在靜默着的心海裏，

海波的浪潮，

猛然被牠掀動了！

十九年十月十號

殘荷

秋風，吹動了平靜的蓮池，

蓬梗與殘荷，無限淒迷！

啊！這原來是無情的秋呀！

在其間肆虐殘摧！

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號

生命之花

咳！我這消失了生命底天涯流浪幽魂！
今宵，無意地飄流到昔日甜蜜底故鄉；
碧水依然在皎潔的月光下泛着銀波，
寒梅依然在昏黃的晚風前放着幽香。

我生命之花曾一度在此鮮豔地開放，
多情的園丁曾頻頻地灌溉珍貴營養；
可是天下無不散筵席園丁終於拋撇我去了，
我好似失掉了春光的溫暖瓣瓣地零落枯黃。

啊！我多情的園丁今宵你可曾在那裏憶想？
憶想自你手中裁活底鮮花又自你手中凋亡！
你心中存的是傷害的喜悅還是迷惘的惋惜？
不論你喜悅或惋惜我已散的幽香不復再芳。

一九三一年元月十一號遊西湖歸作

重 見

我見你在菱荷豔放時節，
綠波漣漪浮着扁舟一葉；
涼風吹來一陣陣馥郁的幽香，
好似玫瑰醇酒將我醉得踉蹌。

我別你在雪花飛舞時節，
我心底的寒潮層層湧集；
綠波凝凍了櫓聲空杳，
樹枝枯槁了花香縹緲。

我憶你在楓葉飄落時節，
獨自低徊對着滿天秋月；
寒蟲在枯黃的衰草中悲鳴，
孤鴻在寂寞的秋夜裏長征。

我重見你在這百花開放時節，
空谷足音彷彿來自蓬萊天闕；
我創傷的心在沉默裏怦怦驚忡，
我幾番遲疑啊！怕是依然夢中。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九號黃昏作

愛之力

我見你時，

我底生命好似一朵玫瑰；
浴在溫暖香潤底春光裏！

我不見你時，

我底生命好似一朵梨花；
泣在淒涼冷寂的春雨裏！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七號作

崇高的典型

如蒙霧的弱柳翩舞在朝輝裏，

如雨後的青山掩映在波光裏，

如烟影裏的綺夢在畫圖中，

如夜海裏的泡沫幻成春花，

如徘徊在月夜的海濱聽聆偉大的濤聲，

如投在自然的懷中領悟玄妙的人生，

當一個花影繽紛清麗的早晨，

我瞥見了我日夜追求崇高的典型。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八號遊南京玄武湖歸作

剎那

如瓦灰色的愁雲，

遮掩了銀月的晶瑩；

夜鶯在幽暗的樹林裏啼破了歌聲，

當悲涼底夜露帶來了我底命運。

如魚白色的慘霧，

迷漫了旭日的光輝；

晨鷄在朦朧的烟影裏啄碎了花蕊，

當淒寒底晨風吹來了我底命運。

如急驟的狂風，

吹亂了我綺麗的情絲；

幽美的心弦上彈不出琮琤的琴韻，
當天空的飛雁送來了我的命運。

如狂烈的暴雷，

擊破了我金色的美夢；

深湛的愛河裏泛不起生命底扁舟，
當地窖的毒蛇啣來了我的命運。

一九三二年九月一號於日本西京作

幻影

黃昏了！

我猶是悠悠地遠眺着溪邊的楊柳，
在這淡淡雲烟絲絲的柳蔭下，
可曾見一對甜蜜的伴侶？

夜深了！

我猶是依依地注視着月下的碧水，
在這風平浪靜睡去的波心裏，
可曾見一對比肩的良儔？

天曙了！

我猶是沉沉地憧憬着往昔的夢境，
在這晨光曦微鮮潔的空氣裏，
我瞥見了一對熱戀的靈魂！

二十年一月二十號作

小 詩

載着⁽¹⁾我愛者去的火車輪呀！

請將我這創傷的殘骸毀滅吧！

好讓我底靈魂永遠伴着愛者飄泊！

我說不出這別離滋味，

只當那車輪隆隆輾動時，

我底靈魂已隨着車輪飛去了！

我恍惚步入了薔薇之園，

剛折採一朵鮮花欲吻時，

猛不防枝上的黃鸝將我從春夢中喚醒。

四月一號在燦爛的日光下草地上作

小詩

噤——⁽¹⁾好一聲玄妙的音波

響澈了鳳林古剎，

我寂寞的靈魂顫動了！

楊柳姑娘呀！⁽²⁾

又是誰欺負了你，

滿含着這盈盈珠淚，

顫也顫地在晨風裏泣訴些什麼？

四月五號游西湖歸作

低 訴

神啊！自那天風清月白幽秘的良宵，

酒綠燈紅花影繽紛張着盛席華筵；

我乘着青春量宏將芳烈醇酒狂傾，

不覺天地旋轉我醉倒在玫瑰花前！

神啊！自那天狂醉後不知捱過多少辰光，

我只是醉昏昏在污濁的人海徬徨！

一陣狂風驟雨將我從醉夢中喚醒，

呀！環顧周身已沾滿了泥濘冰凍了心房！

神啊！自那天酒醒後大地已轉變了顏色，
美麗而多情的春神不知隱逸何處？

溫馨的鮮花失了春神的灌輸愛護，
消褪了豔色芳香淒惶地紛紛賦着歸去。

神啊！自那天我看了這滿目淒涼的景象，
我痛創寒澈的心扉需要着濃烈的毒漿，
如今濃烈的毒漿我已找到了杯杯狂飲，
好讓血肉爲餓虎吞嚙靈魂爲狂風簸揚！

小詩

玫瑰底倩影，

消沉於夜海。

寂寞像小蟲似的，

一步步爬進了我的心門！

微笑像春風似的拂上了面龐，

轉瞬又消逝了！

神啊！

誰能爲我開開心門之鎖呢？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八號晨作

秋意

彷彿有一縷淺淺閑愁，
繚繞在絲絲的雨影裏！

彷彿有一脈淡淡離憂，
浮漾在隱約的波光裏！

彷彿一層薄薄悲哀，
閃爍在枯黃的葉底裏！

彷彿有一個悠悠幻夢，

憧憬在落花的淚珠裏！

一九三一年九月一九號

遺贈

亞爾卑斯底繆斯，
遺贈我一顆淚珠；
把荷葉作成翠蓋，
珍重地將牠藏貯。

伊甸園裏的夏娃，
遺贈我一朵奇葩；
把淚珠作了營養，
就開放皎潔的鮮花。

崑崙之巔女媧氏，
遺贈我一片彩石；
把彩石作成一個花盃，
我就和花帶淚插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再版

遺贈

著者 梅痕女士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王慶餘

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